

我相信像曹景行这样好奇心旺盛,而且精力非常充沛的新闻人,一定在身后留下一些未能完成的采访,未及尽兴的谈话,来不及完成分析的结构,他就是工作到不能工作的那一分钟才会停下来的人,他的生命不是为了静享。如今这样想,我就觉得2021年春天我们开动的黄浦江滨江的采访系列视频,最终未能完成,也是可以接受的,虽然遗憾。甚至可以说,这样的结果,也是意料中的。

我们一起做一个观察黄浦江滨江改造的系列视频节目,这个计划在曹景行做完胃癌切除手术后开始发动。当时我们已经做完了关于和平饭店的一套视频,所以,我们觉得可以一起做个体量更大的节目,45公里的黄浦江,在世博会之后发生了什么改变,这就是我们想要探访的。

我们看拍摄的素材时,曹景行常常会突然发问,将我们从江岸上巨变带来的吃惊击溃,拉出被忽视的问题。那些疑问将感觉引向思辨。思想与提问都是一种体力活,有时候曹景行不停地说话时,我几乎能感受到他的头脑像陀飞轮般摆动着。



麦田 (油画) 沈磊

手术后他变得消瘦,我却依稀在这种消瘦里看到一种江南男子的清秀,他年轻时一定是个非常俊朗的人。他很庆幸自己做了体检,得到了及时的治疗,更庆幸的是,身

上海之子

陈丹燕

体的消瘦没有影响到他的脑力,他的头脑仍能高速运转,产出思想。

他渐渐不能边走边谈话了,需要有张椅子坐下来谈话。他渐渐不能长时间在室外谈话了,需要留在室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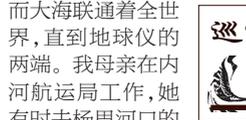
“黄浦江是上海的母亲河。”同济大学的张松教授在江边摄制的素材里这样说。黄浦江是上海永远不会改变的河流,它决定了上海的地理面貌,孕育这座城市,造就它的历史,并限定它的未来。上海的街道和房屋一定会有改变,但把黄浦江填埋或者改道,这是不能想象的。

黄浦江决定了上海会成为怎样的城市,上海决定了它的居民会成为怎样的群体。所以,我们去探寻黄浦江两岸的面貌,就是去探寻我们自己。

曹景行提了一个问题:“你仔细想想,黄浦江和你的日常生活有什么关系吗?像你我这样,从未在江边居住,也不需要跨江去办公室的人,上海有多少?我们这些

人怎么能说,黄浦江是我们的母亲河呢?”

我来自移民家庭,年幼时随父母迁来上海。我父亲在中波公司工作,我在他的办公室窗前认识了黄浦江,那时江上还航行大型蒸汽轮,上面挂着旗语旗。有时远洋轮船停靠在入海口不远的锚地,父亲去那边的船上,就得很早从家里出发。因此我知道了从黄浦江一直往下游去,就能到达大海,地球上的陆地被大海围绕,而大海联通着全世界,直到地球仪的两端。我母亲在内河航运局工作,她有时去杨思河口的



内河检查站,那是条偏僻的河汊,每次去那里,她也要很早就从家里出发,冬天时天未亮就走了。我自己写和平饭店的故事,深夜有时也会在饭店上下来走去。我喜欢的地方,是午夜时的顶楼露台。在那里能看见被灯光照亮的江水,能听到在深壑般的滇池路上发出清脆的高跟鞋跟发出的声音,还可以眺望到一点汇山码头。一位犹太历史学家说,和平饭店是犹太富商在上海外滩建造的一座纪念碑。但我更愿意说,当外滩成为上海这座城市的名片,和平饭店已是上海这座城市都市的纪念碑了。

曹景行也来自移民家庭,他出生在上海。他的父亲是上海老报人曹聚仁。他少年时曾跟家人坐过一次飞机,从北京到上海,飞机降落在龙华飞机场,现在,当年的跑道已是徐汇滨江的跑道公园。龙华飞机场的航站楼曾是他

的舅舅参与设计的。尔后,他的舅舅就随设计团队前往台北,设计台北机场的航站楼,随着国民党军队去台湾,他也滞留在了台湾。许多年后,舅舅跟代表团回到上海,参观杨树浦发电厂时,那次他带上了年轻时的曹景行。在扬子江码头,他的姐姐曹雷1956年参加了苏联太平洋舰队来访的欢迎仪式。1964年,曹景行作为中学生代表,参加了横渡黄浦江的活动,他记得那时的黄浦江水并不干净,从浦西游到浦东后,从水里站起来,发现自己前半身跟水面接触到的地方,包括唇上刚刚长出的胡子,挂着一层黑黑的油污。1967年,高中毕业的曹景行被分配去做随车小工,跟载重卡车在黄浦江边的各个码头装卸货物,有时扛几百斤的粮食包,有时搬运成箱的梅林牌猪肉罐头,或者蝴蝶牌缝纫机的机头。1968年他从湖州回上海,清晨时见到过被晨曦染得金红的江水,直到74岁时说起,仍然不能忘。他说起几次随香港记者团在和平饭店采访的经历,那正是上海经济腾飞的年代,第一次在浦西看浦东,看到的是造到一半的东方明珠。第二次五年不到,同样的记者团,在浦西同样的位置,看到的已是林立的高楼和金茂大厦。“记者们看着浦东拔地而起的姿态,都沉默了。”第三次到了世博会的2010年,“浦江两岸灯火璀璨,你就看到这座城市的生机和能量啊。”曹景行说。

细数我们自己个人生活中看上去偶然发生的往事,来连接一个人与一座城市的母亲河。我们在江上共同的交集点,是2010年的世博会,上海那一年,充分表现出自己对世界的热爱,我们也充分意识到了自己对上海的爱。我标注了一张黄浦江的河流图,来确定滨江不同的区域。曹景行拿着这张图,指向河流的两端:一端通向大海,通向世界各地。另一端蜿蜒而上,连接广袤的中国内地。是的,这曲折的两端,都是黄浦江的生命源泉。因为这样的母亲河,上海才成为上海,我们才成为上海之子。这次工作,是我和曹景行的最后一次工作,在狄菲菲的领声录音棚里。我们对拍摄素材的梳理不及十分之一。

我是个马马虎虎容易满足的人。冬日里若是阳光灿烂,我便非常非常喜欢。新年已到,我愿把眼下的快乐心情写下来,与杯友们分享。

我爱我家,说说我们家吧。当然,先要从我的老母亲说起。

我妈妈现在快到100岁了(谢谢她老人家给我们子女带来的福)。那年舅舅的追悼会上,我曾出声为母亲加油:我妈一定要活到100岁。边上人听了还侧头扫了我一眼,我明白她的意思。我早早失去了我的父亲,现在无论如何也要好好为母亲庆生,感谢她给我的言传和身教。也许她现在不记得了,但我永远铭刻在心里,就是那句从前说得最多的话:“不要影响你的工作。”我这几十年配音生涯,总是把工作看得高于一切,不惜把其他都忽略(包括我的家庭生活)。“忠孝”不能两全。相信张文宏大夫最近说的那句话:今年恐是疫情中的最后一个寒冬。妈妈一定要加油,那阳光灿烂百花齐放的春天就在我们眼前了。

有人说,自己的孩子是她最优秀的作品,我完全理解也赞同。我的一儿一女,习惯于低调,崇尚一切依靠自己的努力和奋斗。两个孩子出国留学,为打工吃足了苦头(这倒是我们的目的),取得学位之后,先后都回来了。理由么,也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喜欢上上海呗。他们来电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一句“我不反对”。说心里话,我很有兴趣和他们讨论讨报效祖国的话题,不过,话到嘴边又吞了回去。如今,春节一家老老小小团聚在一起,而不需通过电话、视频隔空联络,其乐融融。

接下来,先表一表两个“小和尚”的事,即是我的小外孙和小孙子。小外孙已是四年级小学生,孙子还未跨出幼儿园。小外孙的个性,我很欣赏:永远淡定,凡事硬碰硬,同时又极老实善良、柔情似水。他会在他弟弟午休时,小心翼翼地帮他盖一盖小被子。但两个小鬼常会“口出狂言”,令我们哭笑不得。大的有回看完电视对他母亲说:“还好,外公

没有出轨,外婆也没有。他们还蛮要好的,总是同出同进。”那小的更是老三老四道:“我现在感到很迷茫。”这小鬼才,小萝卜头一根居然也迷茫。小鬼又力大无穷,轻轻一划拉,小伙伴便应声倒下,害得他父亲时不时去幼儿园低头哈腰深表道歉,大概这种时候,轮到无辜的父亲深感“迷茫”了!

好了,下面主要篇幅要让给我这位太太——一个了不起的初三届老高中的上海女人。

我这位太太平时不声不响的,且弱不禁风,像林黛玉,还未上年纪的时候,动不动还会晕倒。但这样一个女子,却常有惊人之举。有一次她回家之后,轻描淡写地给我说了一个事。她从妹妹处小聚后穿过陕西路,没承想,绿灯刚转到黄灯,边上一辆轿车就猛兽一般冲了上来,前面推着一辆助动车的汉子猝不及防间,头已被撞上,顿时满脸是血,人也被掀翻在地。我太太想也没多想,赶紧上前把他扶起,且屏住气把此人拖到近旁一棵大树边让他靠着。幸好一边就是家大医院,抢救及时。她已年过70,但就是有这么一副侠义心肠。和她比较,某些地方我还挺欠缺的。

每当夕阳西下,晚饭安排停当,落地窗边,我和太太相对而坐,享受两个人的下午茶,是不是很温暖,很美好,也相当浪漫?远离浮躁,功利,我们心平气和地聊天,这一幕往是从手机上大惊小怪的信息开始的。太太惊叹一声,倒十分提神。这种信息自有它定规来对付它,太太话音未落,我已将之打了七折,至多再过十分钟,再打个七折,再过十分钟基本就都忘了。我们自然也会聊饮食、健身,聊婆婆妈妈小事,但有一个话题必不可少,那就是国家大事。这种忧国忧民的情怀,我以为,会让生活和精神分外充实。最近议得最多的是市朗诵协会的事,新的一年,朗诵艺术这一块会有新的动向。希望杯友们也像关心翻译片配音那样热切关注一下,也许你的下一代再下一代也会有兴趣追求一下朗诵艺术呢!

不知什么时候起,小区门口的人行道边上,竟然舒展摆放着一方方绿油油的厚实的景观植物。原来许多路人以为它是绿萝。但据我的那位对植物极有研究的邻居说,它只是一种很普通的植物,有个大众化的学名,叫番薯花。番薯花居然作为景观花出现在上海的街道旁,这在以前还真的难以想象。这种番薯藤上开的花,多为淡紫色和白色,形似小牵牛花,花蕊与开花平面齐平,有香味。番薯,在上海叫山芋。同时它又叫地瓜、甘薯、红薯、红芋等。土地越是贫瘠的地方越适合它生长。我插队的淮北地区当年广种番薯。我们叫它红芋。它成活率高,产量也高。老百姓拿它当全年的主要食粮。因此就有“红芋馍,离了红芋不能活”的民间俗语。

说起番薯,它最早产于美洲中部的墨西哥和哥伦比亚一带,由西班牙人带入菲律宾。后来被福建长乐人陈振龙于1593年费尽心机将薯藤绞入汲水绳中,上涂污泥,遂带回福建山区繁殖普及。番薯成活率极高,秧子插下去,当天就能开花,很快就会开花。而且秧子越长越长。我插队时,淮北的老乡隔几天就要用长长的木棍把秧子挑翻一遍,以防止它再次扎根。所以这番薯藤极难开花,即使开了花,花期也极短,很多人甚至一些农民们都不知道番薯藤会开花的。

那时候,整个淮北的夏天,所有贫瘠的土地都是一片绿油油的。番薯的产量极高,亩产差不多都在千斤以上。把番薯或红芋切成片,既可以酿酒,又可制淀粉,下粉丝,磨出粉来更是农民们全年的主要口粮。

在大自然界,所有的生物都是美丽的。尽管番薯因为生长期常翻动秧子,番薯开花的时间很短,但它同样美丽。人们叫它“小丽花”,又叫“红薯红”,它呈喇叭形,中间是粉红色。有时候它还绽放着紫白色的花。有爱美的人会把它在花瓶里放几天,也同样能闻出淡淡的香味。它的生命实在短暂。悄悄地来,默默地去,留给人间的人往往就是那一片养眼的绿色。

番薯的叶子,农民大多拿去当饲料。但是在淮北,叶子经霜后,老百姓将之与豆腐一起煮成叫作“懒豆腐”的早餐,吃起来别有一番风味。番薯含丰富的氨基酸,至今上海的一些弄堂口还能买到烘山芋,那香喷喷的味道让空气里飘散着一丝甜蜜。

在非必要不离沪的日子里,不妨多留心欣赏家门口的自然美景吧,不经意间,就会有新发现哦。

番薯花

许桂林



十日谈

名家看冬奥 责编:吴南瑶

一件事儿。

冰球队来访的时候正巧妈妈所在的哈尔滨市南岗区文化馆买了一台电视机,当然是黑白的,我们冒着零下二十摄氏度的严寒,步行四十分钟到文化馆所在地哈尔滨少年宫去看电视直播。不用在室外挨冻看电视直播在当时是一件很“牛掰”的事。

电视发射接收技术自然很差。直播前,照例用半个小时时间调整天线方向,行频、帧频、亮度和对比度旋钮和微调,一共七八

巨大的跨越

翟树杰

个旋钮。然后是坐等,防止位置被别人占了,电视前面有四五十人呢。伴随着画面抖动和扭曲,冰球大赛开始了。

比赛十分扎心。面对一个大学的学生冰球队,哈尔滨队输了,齐齐哈尔队输了,国家队也输了,比分17比0,19比0。所有几场比赛,记得只有哈尔滨队射对方一个球门。那天比分是17比1,电视前已经一片狂欢,解说员的声调都变了……

经常看报纸注意中国速滑队参加的国际赛事,运动员的成绩基本都在一百名之外垫底。有一次比赛例外,我很兴奋:175名运动员的比赛,我们的最好成绩是171和173,高兴之后才发现,原来后面的174和175名

也是中国运动员(难过)……印象可真叫一个深刻。当时同世界相比,中国冰上运动水平真是太差了。

实现世界级速滑奖牌突破的运动员是叶乔波,解放军队的。为了向世界水平冲刺,她自己膝盖的半月板多次受伤。在取得奥运银牌和多项世界速滑金牌之后,伤痛使她很难站立。叶乔波是一位很美丽的姑娘,我们见到她时,她是坐在轮椅上接受的采访。

现在知道如今中国的冰雪运动有多强了吧!目前我国冰球水平虽不是国际强队,但同个强队可以抵挡一阵子。滑雪、冰壶都是世界第一梯队,而速滑早就囊获好多块金牌了。

昨天,一位澳门好友希望拥有北京冬奥的吉祥物“冰墩墩”找到我。受人之托,问了许多朋友,我毫无办法。我特地到北京王府井工艺美术商店,准备排队买一个,结果吓回来了。队伍蜿蜒数百米,排队需要两个小时。然而,仅仅是登记,十五天之后才能拿到可爱的“冰墩墩”。

北京冬奥激发了国人的极大热情,或许这次北京冬奥拿不到金牌总数前几名,以后一定会的。

北京冬奥会的比赛进行得如火如荼,我自然是每天看电视赛事的直播。奇怪的是对冰上运动一窍不通的媳妇也开始关心冰上运动了。

这天是短道速滑比赛,看着运动员你追我赶,媳妇忽然问我:你会滑冰吗?

我呵呵了。中学时代,我可是哈尔滨业余体校的“运动棒子”,我就读的通江小学和十八中学就在松花江边上,冬天的体育课都是在封冻的松花江上。花样刀,冰球刀,速滑刀都“通吃”,滑冰对我们这些黑龙江的孩子们来说,小菜一碟。

媳妇是南方人,她不知道这些年中国冰雪运动的飞速发展,也无法理解中国队近些年夺金拿银是多了不起的事儿!

北京冬奥惊艳的开幕式,科技、环保的理念、完美的组织工作,无懈可击的防疫等令全世界瞩目。其实还有一点是必须要提到的:中国人严谨、认真的态度,和敢于挑战世界冰雪强国的底气,这是冬奥会取得成功的基础。

忽然想起上中学时候的一件窝心事儿,至今记忆犹新。

那还是上世纪的七十年代中期,某冰雪大国的一支大学冰球队应邀访问我国。国家队、黑龙江队和哈尔滨等专业冰球队队伍兴奋迎战。

当时,哈尔滨电视台安排了电视直播,那时的电视直播还叫实况转播,挺不容易的